

顧一樵作

我的父親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顧一樵作

我
的
父
親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(82284渝熟)

我的父親一冊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貳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* 版 翻 *
* 權 印 *
* 所 必 *
* 有 究 *

著 者

顧 一 樵

發 行 人

王 雲 五

印 刷 所

重慶白象街
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

各 地
商務印書館

感謝：

胡適之先生題字，

聞一多先生繪封面，

潘光旦先生寫欣賞文。

顧一樵

『可愛的父親：小寶文。

你爲什麼永遠的

遠遠的？

遠在泰山之頂，

遠在東海之濱！』

東南流傳。其詞學皆感其真。新學區久矣。後謝爾。謝學區。三十一年十月。其後完
自序 二十次學。其詞學皆感其真。新學區久矣。後謝爾。謝學區。三十一年十月。其後完

我的父親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（十年前）自印，除了紀念 先父的傳記外，附錄了祖母的死同三老太的一生。當時承胡適之先生題字，聞一多先生繪封面，潘光旦先生寫欣賞文。民國三十年，適逢 先父六十紀念，我預備把這本書重印，但因爲夏天有東南之行，回到重慶以後，又想爲亡女慰慧寫一點記載附進去，因此又耽擱了一年功夫。

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（壬午七月望日）爲我 母親六十壽辰。我想到二十餘年來的寫作，最受我 母親的感召和鼓勵。民國十一年二月，我所寫的第一篇短文回家，便是 母親的賜與。那年十二月，我病在清華園。母親又指示我寫了寒梅同孤寂。寒梅預定在創造雜誌上發表，但因爲我的劇本孤鴻先在小說月報發表，只好作爲罷論，這已是二十年前的舊話了。

在民國十一年，除了上述的三篇以外，我還寫了他們，一個朋友，最希望的一天，離別，洋囡囡，飛灰，半夜，同歲除，都在清華周刊發表。離別引起了聞一多先生珍貴的書札，可惜現已流落在北平；飛灰會受到許地山先生的好評，他以爲還可以算得是「短篇小說」。

十一年初夏我會到順德賑救旱災。大約從秋季到隔年春天，我寫了芝蘭與茉莉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。稿成以後，我坐了飛機在北平上空壯遊一趟，便到安徽賑濟水災，監修公路，旅途

中只寫了愛的餘香同愛的鮮花。我從蚌埠冒險坐火車回北平，一路都是吳佩孚的部隊，手臂上纏着紅布，過楊柳青時候，聽說幾小時以前還有接觸。回到北平，我寫了尾生之死，在清華文學社的文藝叢刊發表，並編導了三幕劇張約翰。

十二年八月出國，約克遜總統號剛離開日本海，東京便地震，遭了空前的浩劫。我在船上編海上壁報，文藝欄海嘯，後由商務印書館印入小說月報叢刊。十三年中秋，在波士頓寫祖母的死，冬天寫三老太的一生。雙十節編導了國手，後來便從事歷史劇的嘗試，陸續編寫荆軻，項羽，蘇武，同西施。十四年夏天，編導了國殤，冬天，改編琵琶記，經梁實秋先生譯成英文，由我導演，在波士頓演出。這時期又寫過一個獨幕劇天鵝，稿子寄到國內，遺失。

十五年夏，我在海園工廠實習，爲留美學生季報寫了塔影。這篇文字，並不代表任何真實的事蹟，但是我出國以前，曾經跟着母親到西湖去遊，這印象隔了三年，依然深刻地存在。還有那七響的小手鎗，確也是我三舅父送給母親的。十八年回國，曾接母親到杭州去住，雷峯塔已經倒了，我惆悵地寫了白娘娘。在楔子裏，我寫着「他日山縱崩，塔縱倒，這做人的悲劇，將永遠遺留在人間。」

一二八時候，我寫了岳飛。七七以後，我編古城烽火。二十八年秋，重編荆軻，冬修改岳飛。二十九年夏，爲蘇武添插曲，因此有機會學做古詩。三十年春，我失了愛女慰慧，夏初到東南旅行，方始學做絕句和律詩。歸途經大庾，過梅關，纔學填詞。三十一年七月，方始完成

了紀念亡女的文字，交文學創作發表。

所以這本集子裏的八篇文章，代表了二十年的嘗試。對於我自己的「創作」，我向來相信陸放翁的名言「嘗試成功自古無！」二十年的嘗試，更增加了我的信念。倘若文字可以幫助回憶，那麼忠實的記載，或許還可以有存留的意義。

感謝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的好意，他在抗戰期間爲我印了岳飛，荆軻，蘇武三個劇本以後，又表示願意出版這本紀念集子。

前年夏天，先父逝世二十五週紀念，我在湖南藍田旅途填了一首「一剪梅」：

雲黯靈椿廿五霜，縹渺音容，孤苦兒郎。

鶴鶴原上惜分颺，望眼天邊，愁老親娘。

萬里征程我一方，春盡未陽，雁斷衡陽。

藍田偶說惠泉香，客路湘鄉，疑夢家鄉。

去年八月，母親六十壽辰，我用陸放翁韻填沁園春詞一闕：

乞巧中庭，明河在天，倦眼旅人。

憶曉月蘆溝，白虹黃浦，經年烽火，匝地煙塵。

妻子相隨，家鄉遠別，佳節難爲不夜春。

任歡笑，且茅廬話舊，蕉舍吟新。

思親，鶴鶴慈雲。恐白髮愁添老病身。

願康彊逢吉，籌增鶴算，天常行健，兒自安貧。

小步梅園，輕舟龍渚，歸去烹鱸更采蓴。

承平樂，看錫山無恙，金母爲鄰。

謹以此書，獻給

先父在天之靈，並恭祝

母親慈壽延綿。

民國三十二年一月，錫山一樵顧毓琇序於蕉舍。

一篇傳記文的欣賞（代序）

潘光旦

一樵的父親，晦農先生，去世得很早，享年只三十五歲。去年是晦農先生五旬紀念之期，一樵昆仲除作啓廣紀念的詩文外，一樵自己又做了一篇我的父親，用很細微的筆墨，敘述晦農先生爲學問、爲生計、爲家庭子女半生的辛勤勞瘁。他寄了一份徵詩文啓給我，又把我的父親的原稿交給我看，要我做一篇小敘。詩文我不會做，敘我不配做，不過我答應替我把我的父親校看一過，順便再寫一些我的感想。

中國以前只有傳記，並沒有傳記文學；也可以說只有傳記意味的文學，而並沒有傳記。配稱傳記文學的筆墨實在不多見。真正好的傳記也找不到幾篇，更找不到幾本。年譜，重片段的事實，而不重文；列傳的文字，重簡鍊的筆墨，而不重事；二者又都談不上「親切」兩字。「親切」便是「文情並茂」的「情」。要文，情，事三者都顧到了，才配叫做傳記文學。

一樵於研究電學之餘暇，喜歡寫小說，寫劇本，對於傳記文學方面，也有過幾度的嘗試。第一次是祖母的死，二是三老太的一生，這已經是第三次了。在這傳記文學方始萌芽的當兒，作品固然不會多，但我所經眼的，如一樵的幾種，和胡適之先生四十自述的一部份，都是極鄭重的嘗試，不可以等閒相視的。

我的父親長不過一萬五千言，而敘述家世與里居環境的筆墨，要佔到四分之一。這是第一點我看了極合胃口的。我近年來的消遣品以譜牒爲大宗，這種筆墨自然是搔着了我的成見的癢處。但同時我始終以爲一人的生平，所佔的時間，見得到的，不過數十寒暑，而見不到的，必什百倍於此。換言之，一人的生平，一部分是早在祖宗的行爲與性格裏表現出來過的，我們後來加以分析與描寫，誠能於其先世人物，先事了解，我們便不難收事半功倍的效力。同時一人成年後的功業所開闢的環境，是極容易見到的，而其幼年的環境，朝斯夕斯所接觸的事物，雖往往與後來的造詣有極大的因緣關係，卻極容易受忽略，事過境遷之後，也極不容易得到翔實的記載。一樵對於這兩點，都能充分的敘述到，可見他是很費過一番搜查的功夫的。

敘述家世，不但忌太略，也忌單單顧到自己的一姓。做家譜，事實上只能顧到自己的一姓。但做傳記，大可就凡屬有直接血緣關係的姓氏人物，分別略作描寫。以前傳記文字，總是千篇一律的載着「曾祖諱某，祖諱某，父諱某，君某之第某子也，」試問有甚麼趣味，更有甚麼意義。這一點一樵也看到做到了。晦農先生的母親，卽一樵的祖母，出同邑大族秦氏，晦農先生娶王夫人，是王武愷公（恩綬）的孫女，蓋承先生的女兒，——一樵對於秦王二氏都有相當的敘述。王夫人的外祖家姓侯，關於姓侯的筆墨，卻嫌太少。文中提到侯疑始先生曾教晦農先生讀東文，大概出同一侯氏，但文中並未敘明血緣關係。

但卽就已經敘述的而論，我在此便不怕沒有文章做了。晦農先生與一樵昆季約品賢繁變，

決不是偶然的，也不完全是後天教育的結果，而和顧秦王等幾家的血統有直接的傳授關係。顧氏的先世向業商，以商起家，富有經紀與籌算的能力，但對於文學及其他學問的興趣，似乎並不濃厚。及娶於秦氏，家風便爲之丕變。晦農先生的「外祖父秦菑風先生，道德文章，都受人欽仰；幾個舅父……也個個是飽學之士；岐臣爲書畫名家，尤以花鳥山水篆書出名……湘臣幼負盛名，爲梁溪七才子之一，後在舊京史館執筆多年。」晦農先生的大兄傳了顧氏原有的特性，他自己卻比較的是一個母系的代表人物：他的好奇心，他的求知心的真切與濃厚，他的興趣的繁變，時而理工，時而政法……泰半是秦家的氣息的表现。父系方面的經紀能力，在他固然似乎很薄弱，但是他的數學的興趣，則依然是顧氏之舊。

晦農先生的求知心雖切，興趣雖多方，但成就卻不多。這一部分固然因爲天不假年，一部分又因爲迫於家庭生計，不遑寧處，也未始不因爲他品性中「剛毅果敢」的成分還嫌不足。習於商的顧氏與習於文的秦氏，對於這一點，似乎都未能有多量的貢獻。這一點點的觀察，初看很像是我一己的臆測，但試將晦農先生的品性與造就與一樵昆季的品性與造就，兩相比較，便可知道這種觀察不是全無根據的了。一樵昆季的智識興趣也未嘗不多變化，往往一人兼具文理二方面；一樵是我所深知的，電學與劇學，可以說是絕不相干的了，而一樵竟能兼籌並顧，而都有成績。興趣的繁變，在別人或至汎濫無歸，流爲淺薄，在顧氏昆季卻不然。此中原因，以我的推測，就在品格中多了一些剛果的成分。這成分那裏來的呢？顯而易見是王夫人粧奩裏的

一部分——最值錢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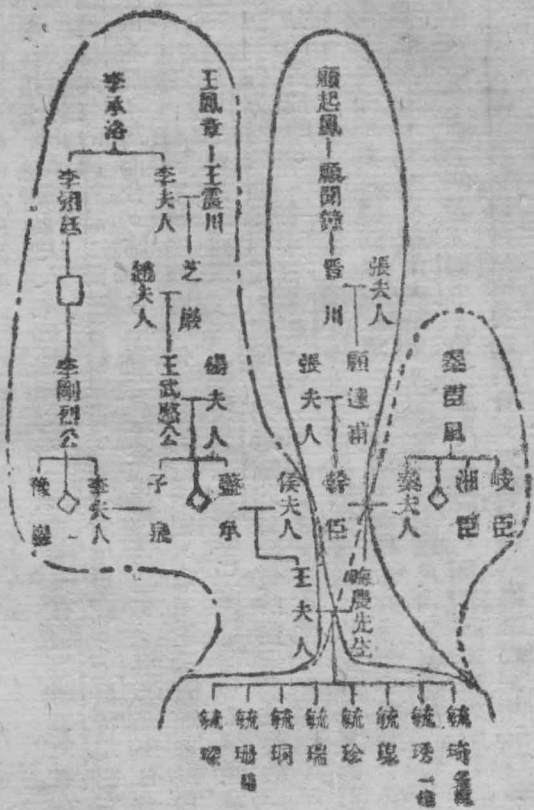
王夫人，上文已經說過，是武愷公的孫女。武愷公是一個舉人，初任宗學教習，期滿授武昌知縣。那時候太平天國軍已入湖北，別人都不願到任，武愷卻慷慨就道；到的那天，恰好武昌城被圍，不能進去，在城外駐紮的胡文忠公愛他的才識，要他留贊軍務，也勸他不必進去。武愷不肯，攜一子二僕「絕而入」。第二天城破，他們便在巷戰中間殉了難，武愷公的諡法便是這樣來的。這位祖父的硬氣，經蘆承先生而傳到王夫人，而王夫人又因王顧的結合，把他帶到顧家來了。一樵昆季一壁愛好文學，而一壁於醫工理化，能多所建樹，不半途改轍，未始不是這一點點硬氣的貢獻。

王家血緣裏的硬氣，又是那裏來的呢？我在此不能尋根究底的去探討，但是我們知道武愷公同時的無錫人中間，有過一位和他十分相像的人物，姓李，名福培，也是一個舉人，也當過教習，期滿後也授了知縣（廣東從化），也為盡守土的責任，和太平天國的軍隊力戰而死，死後也就得了一個哀榮的諡法，叫做「剛烈公」。這位李剛烈公不是別人，便是武愷公的再表兄。武愷公的祖母姓李，他的祖母的哥哥是李翊廷，剛烈公便是翊廷的第二個孫子。這樣一追溯，可知王夫人奩具中那一點硬氣，大概是李家的舊物無疑了。

顧氏的事業，晦農先生創之於前，一樵昆季成之於後，可見是有極明顯的來歷的。綜上所說，顧氏原有的是經紀與算數的能力，精明練達，到處負責任，有信用；秦氏的貢獻是文藝的

才能與學問的愛好；王氏的貢獻裏，最顯著的，是剛果的氣概，「咬着牙幹到底」的精神。這都不是容易的，但錫山原多舊族，所以因緣湊合，終於成就了顧氏一家兩代的志願。

稿成不久，逢到一樵母親王夫人的五十生辰。一樵昆季又有懷椿閣紀念集的印行。集中有一樵的姑丈楊建綸先生的四首詩：前三首敘家世，末一首中慶祝。一樵特地把它們指給我看，認為和我稿中的布局不謀而合。第一首中有「百年家世溯亭林」句，第二首中有「淮海清芬一脈長」句，第三首中有「私誇宅相盛瑯琊」句，分別暗示顧，秦，王三個血系和它們的貢獻。亭林先生究屬是不是虹橋灣顧氏的祖宗，一樵在我的父親裏已交代明白，但是寫到慶祝壽辰的詩，而能夠推想到各方面的淵源關係，即推想到造成此日勝會的幾個最重要的因緣，卻是我私衷所十分十二分的贊成的。



我的父親

- 一 虹橋灣裏
- 二 五里湖畔
- 三 北玉求學
- 四 從東華門到東陵
- 五 兩次在天津
- 六 抱病登泰山